

税收：从控股公司优惠到 STAF 与支柱二—— 概述与总结

Dr Alexander Ressos, TEP

Attorney-at-Law (Switzerland), Solicitor (Hong Kong),

Solicitor (England & Wales)

税收是巴塞尔制药业与国家发生最直接接触的环节。前两章介绍了罗氏（Roche）、诺华（Novartis）、先正达（Syngenta）和龙沙（Lonza）的产业基础，以及这些集团如何筹集、持有和分配资本。每一项此类决策都带有税务维度。专利的所在地、产品向外国分销商开具发票的地点、在派发股息与回购股份之间的选择，以及研究中心建在哪个司法管辖区，在一定程度上都取决于联邦、州以及各集团销售药品所在国家的税收规则。D 部分曾介绍化学工业如何在二十世纪成为巴塞尔城市州最大的纳税人，以及这种依赖如何塑造了州的政治。¹本章将这段历史延续至国际压力、改革与全球最低税的时期——这一时期始于 2005 年前后，至今尚未结束。

本章大致按时间顺序展开。首先介绍瑞士公司税制的结构，以及使瑞士以控股公司、贸易公司和委托人公司（principal company）所在地而闻名的州级特殊税制。随后追溯欧盟和 OECD 施加的压力第一套改革方案于 2017 年在全民公投中失败，以及 2019 年《联邦税制改革与养老保险（AHV）融资法》的通过。第二组章节转向巴塞尔：巴塞尔城市州和巴塞尔乡村州对该改革的州级落实、制药知识产权的转让定价、预扣税与资本公积储备、税务裁定（tax ruling）实践，以及 2017 年美国税制改革的影响。最后几节考察第

二支柱全球最低税、巴塞尔城市州为应对该税而推出的“区位一揽子方案”，以及该州预算在多大程度上依赖少数大型纳税人。贯穿全章的问题是：当一个小州所征税的企业跻身世界最大企业之列时，它如何行使自身的财政主权。

1 注释

1. 参见 D 部分第二章“The chemical industry and the canton's tax base”一节。本章兑现了该处的承诺，考察州与产业之间的现代关系。

2 结论

二十年间，巴塞尔制药业的税收从一套由州级特殊税制和联邦实践构成的体系，转变为一个由欧洲压力、OECD 的 BEPS 项目和全球最低税塑造的框架。控股公司、住所公司和混合公司税制、委托人公司实践以及融资分支机构，均已被《联邦税制改革与养老保险（AHV）融资法》废除——该法在 2017 年第三轮公司税改革（Corporate Tax Reform III）失败之后，于 2019 年 5 月 19 日获选民批准。巴塞尔城市州通过“巴塞尔妥协方案”落实该改革：将利润税的实际税率降至约 13%，在严格限制下引入专利盒（patent box），并将这些措施与医疗保险保费补贴、所得税减免以及提高股息税相结合。全球最低税将大型集团的税负提高至 15% 之后，该州通过 2025 年获批的区位一揽子方案，将大部分新增收入返还。

贯穿其中的主线，是一个预算依赖少数全球性企业的州如何行使财政主权。巴塞尔的税收政策已成为州、企业与选民之间的一场谈判，而其框架则由巴黎、布鲁塞尔和华盛顿制定的规则所设定。征税对象是什么、在何处征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知识产权的所在地——知识产权既是制药集团利润的来源，也是专利盒的对象。因此，下一章将转向知识产权、许可，以及那些有望在未来几十年支撑巴塞尔生命科学产业集群的生物技术公司的融资问题。

仅供一般参考。本文不构成法律或税务意见，不能替代针对个案的专业意见，亦不建立律师与客户关系。本文反映截至2026年9月的法律状况。

在线版本：cn.helveticaregister.com/basel-tax-from-holding-privileges-to-staf-and-pillar-two-overview-and-summary